

大寒过后打扬尘

□肖洪江

川北方言打扬尘，掏檐沟，是指每年在农历大寒节气之后，对房前屋后、里里外外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。“打扬尘”有除旧迎新、推陈出新的美好寓意，每到年终，农村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。

早些年，我生活在农村，年年都要打扬尘，掏檐沟。

先说打扬尘，自从成家立业后，打扬尘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职责。根据传统习俗，在腊月二十三前后，就可以选择一个好日子打扬尘了。

这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灿烂。早晨起床后，我首先拿上柴刀到房后的竹林里挑选了一根又直又长的竹子，把枝梢剃掉，绑成一个4米多长的大扫把，用来打扬尘。

我家住在老四合院里，土木结构，有个石板天井院坝。早饭后，我们搬腾灶房的用具、屋里的东西，放在天井院坝里，不能搬出的大件家具，

就用塑料薄膜遮盖。

接着，我头戴竹编雨帽，身穿旧衣，拿着刚做的大扫把，全副武装地进屋打扬尘。立木架子的房子，由立柱、横梁、龙骨构筑成框架，屋顶高，长脊。这样的房子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，黑黢黢的，加上天气潮湿，蜘蛛结网，久而久之，房梁、楼板、墙壁等结满扬尘，打扫难度很大，要一间一间地从房顶自上而下依次清扫。大扫把一扫，立马扬尘飞舞，满屋灰尘，气味呛人，眼不敢睁。正如川北方言说的“光脑壳打扬尘，没望”。可见打扬尘是一个苦累脏的活路。

经过两个小时的打扫，房梁上的蜘蛛网，椽条、框架上一坨一坨的黑灰被清除了，屋子里一下亮堂清爽起来。我却浑身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，外，全是黑的。打扫完扬尘，我又到灶台上用双手抠出铁锅，举过头顶扛到院坝里，

倒扣在地上，用锄头细致地刮锅灰，叽咕叽咕的声音很刺耳，但锅烟子刮掉后，煮饭快，烧起来省柴。

与此同时，老婆用扫帚、抹布、鸡毛掸子打扫居室的厅堂、卧室、窗户、灶间，擦拭家具、器皿、锅碗瓢盆等。最后，再一趟一趟地将外面的物件搬到屋里摆放整齐。

下午掏檐沟，主要是清淤，就简单多了。我家的房子依山而建，夏天下雨的时候，很多山上的小石子和泥土会被大雨冲刷到檐沟里淤积。我用锄头、撮箕等工具将地表上的一层杂草刮除，把泥沙、土石运走就焕然一新了。

打扬尘，掏檐沟，是农耕文明的一种优良传统，是讲究家庭卫生提高农民素养的一种重要体现。如今农村虽然建起了现代漂亮农居，但这一习俗仍然保持传承，让乡村更加美丽。

□汤飞

踢去。如果玩具有知觉，一定会龇牙咧嘴地抱怨：“你个‘熊客伍’，能不能轻一点！”

或许我们经常说的另一个词恰好可以解释“熊客伍”的意思：猛张飞。大概每个小娃儿都有做“熊客伍”的经历，有的长、有的短。随着耐心教育、引导，他们渐渐清楚了规矩，懂得了礼数，晓得了轻重，不再无所忌惮、莽莽撞撞、重手重脚。有人变得文静、秀气，有人顽皮依旧，但也不屑于继续扮演“熊客伍”的角色。

□陈世渝

可连劝带拉，文兄哪个都不来了，气冲冲地要走。三哥气到了，嘿冒火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二天也不要了！未必离了胡萝卜不成席嗦？”

李师傅是厨师，做的饭菜好吃。那天要下班了，店头突然来了好多顾客，老板叫他加班弄两桌菜，他嘿不安逸地说：“我屋头有事，喊其他人做嘛。”老板一听，遭气惨了，马起脸说：“我庙庙小，硬是离了胡萝卜不成席迈！”

□胡华强

这个俗语的意思好理解，但是其中“二五”两字却看起来有些“无厘头”。其实这里藏了一个小小的机智：二五一十，做个乘法；“十”者“失”也，谐音双关。“三魂不知二五”，也就是“三魂不晓得丢到哪里去了”的意思。

人之一生，谁都可能有过“三魂不知二五”的时候，只要把魂“喊”回来就好；只是千万不要“落魄”，因为那是会要命的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

天津方言“拿拿龙”

□常楠

天津作为有名的曲艺之乡，有很多有趣儿的方言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的经典名篇《纠纷》里就涵盖了几个经典的天津方言。

这个相声讲的是一天清晨上早班的路上，王德成推着自行车不小心把丁文元的脚轧了，本来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双方却你一言我一语地拌起了嘴。“哎哎哎哎，缩(说)你了缩(说)你了。你恁么(怎么)长这么大个子啊！推车留点神。”丁文元先发制人。“干嘛！恁么滴啦？”王德成也不是善茬。丁文元紧接着不甘示弱：“恁么滴了，你轧我交(脚)了。”他拽着王德成自行车后座：“咱派儿所啊(派出所)，你轧我交(脚)了，你给我看切(去)。”这段对话中，天津市井气息扑面而来。

到了派出所，丁文元先向民警告状，王德成赶忙否

认：“您别听他的啊，他那是胡沁(胡说)。”

紧接着，活灵活现的方言词汇出现了——“拿拿龙”。丁文元：“我告儿你，轧我交(脚)给我看切(去)，还得包我半天工资。”王德成一脸不服气，怼回去：“你甭闹唤，待会儿出去，我给你拿拿龙。”“拿拿龙”的本意是指自行车轱辘长时间使用会变得不圆，地面上的痕迹便不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像一条龙，拿龙就是指给自行车轱辘紧紧辐条，让车轱辘痕迹变为直线。王德成的意思是，丁文元这个人太过分矫情，不讲理，他要给丁文元些教训，让丁文元知道厉害，气焰不要那么嚣张。

“拿拿龙”这个词被天津的父老乡亲广泛引用到生活里。比如家长教训孩子不好好学习，偷懒，就会说：“小砸(子)，在学校又逃课，今儿你爹我给你拿拿龙，让你小子老实老实。”

□王斌

油炒饭

从甑子里铲一坨剩饭放到大铁锅里，用铲背把剩饭压散，铲尖在油碗里剜一小块猪油放进锅底，剩饭和着猪油在大铁锅里反复铲压，直到煎出一点饭锅巴来，最后，再撒点毛毛盐在饭里。这，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油炒饭。

油炒饭好吃也容易做，我上小学时，和巷子里头大大小小的十多个读书娃娃一样，每天早晨，我还在床上赖着不想起床，我妈就已经到灶屋里给我做油炒饭了。油炒饭做好了，一股股的香味直往里屋飘，不用我妈喊，我也知道该起床了。

早上吃油炒饭时，我妈往往还要从泡菜坛子里捞两块泡菜萝卜，拌上红油海椒和味精给我下饭。那油炒饭吃起来也就更香更好吃了。

每次吃油炒饭时，我都爱拿筷子在碗里头翻来翻去地找。我妈在一旁看到了，知道我是在找猪油里那一点油渣子，就会用手摸

摸我的头，说：“乖儿，现在好生读书，长大了啥子好吃的都有。”

刘老四家和我家是隔壁邻居。九月间田头割谷子时，一天下午，我妈回到家里，看见刘老四牵着脑壳坐在自家门槛上，一副没得精神的样子。我妈一问，原来是刘老四爸妈都还在田头割谷子没有回来。我妈就把刘老四领进屋，炒油炒饭给他吃。那天，刘老四可能是饿了，吃了一碗压得实实的油炒饭，我妈问他吃饱没有，刘老四说没有吃饱。我妈又从锅里头给他铲了一碗油炒饭，刘老四吃完了第二碗，肚皮胀得圆鼓鼓的。他打了个饱嗝，拍了拍肚皮，说：“哦，这啥才吃饱了。嬢嬢，你家的油炒饭好好吃哦，我二天还要来吃。”

刘老四吃饱了就睡。等到他爸妈割完谷子回来，他已在我家床上睡得“呼呼呼”的了。

想起油炒饭，就会想起童年时代。

熊客伍

我家里养了一只约克夏犬，名叫朵朵，长着金色的长头发，体重三斤多。还有一个人类幼崽，三岁多。他从幼儿园回来，一进门，就扯起嗓子喊：“朵朵！”噤噤噤地从这间屋跑到那间屋，看到小狗从床底下露出脑袋，就冲过去一把将它抱在怀里，亲热得很，问狗狗今天乖不乖，吃饱没有，想自己没，好像分别了很久很久。一向黏人的朵朵也有点招架不住这过分的热情，想躲又躲不开，满脸都是嫌弃。

我妈对我儿子说：“你一回回来就变成‘熊客伍’！屋头有你，狗都过不安生。”

“熊客伍”的日常操作不止这一样。本来我正专心心地看书，他突然冲过来，大叫一声。那种感觉，好比坐在海边欣赏日出的人被海浪狠狠撞了一下，眉毛皱成一坨：“你是‘熊客伍’嘍，把魂都给俺沾了。”他听了还很高兴，咯咯地笑，承认各家是“熊客伍”。又或者，他把一箱玩具“哗”地倒出来，散得满地都是，用脚踢来

离了胡萝卜不成席

川渝方言离了胡萝卜不成席，意思是没有你照样行，用于反诘或否定式。

一天，我到菜市场去买肉，指着一坨肉叫老板割一小块，他说两斤以上才卖。我陪着笑脸说：“一个人，要不到好多，一斤把都要吃两天，你逗卖给我嘛。”他把肉拖过去，朝案板上一甩，不屑地说：“恁个点点，难得搞，少了不卖。”

我好话也说了，他仍四季

豆不进油盐，我便有点生气地说：“恁大个市场，又不是你独家经营，我不信离了胡萝卜不成席！”

有回，我和几个兄弟伙在茶楼打麻将。打着打着，为一张牌，两副颜色争起来了，越吵越凶。我和三哥赶忙劝到，生怕两个人把事情搞大了，伤了和气。我笑嘻嘻地打圆场说：“哎，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在一起要也是缘分，不要斤斤计较。来来来，接到打牌。”

三魂不知二五

据说人有三魂七魄。成语有“魂飞魄散”一词，本指死亡，形容惊恐万分的样子。成语还有“魂不守舍”一词，指灵魂不能依存于躯壳之内，形容精神分散、恍惚，意念不能集中、自持。

川渝方言里有“三魂不知二五”一说。小学生做作业不认真，两眼望着窗外，这时候就要被老师说两句，被称作“三魂不知二五”。有人做事缺乏主动意识，瞎晃荡而找不

到事做，就会被长辈或者领导骂作“三魂不知二五”。

“三魂不知二五”既可以用来形容精力不集中的情形，也可以用来形容游手好闲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。前者贬义较弱，后者贬义较重，都带着责备甚至谴责的意味。当然，如果堕入爱河，朝思暮想，茶饭无欲，满脑子木瓜桃李，美目巧笑，这样的“三魂不知二五”自是该得到理解和同情的。